

19.05



515860

淮海文史資料



90

澄海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澄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九月

封面题签：陈喜臣

封面设计：许川如



出版：政协澄海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地址：广东省澄海县澄城镇
澄海县政府综合大楼

邮政编码：515800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
准印证列90粤印准字第31号
澄海县印刷厂承印

编者的话

为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本辑文史特地选编一组记录泰国华侨华人现状、侨乡风貌及一些著名华侨华人人物的史料。从这些史料表明，我县是粤东地区向外拓殖最早的侨乡之一。无论处于任何历史阶段，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总是竭尽绵力，在所在国政府的领导下，为该国的繁荣昌盛作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也是不忘祖根，“热爱故国，关心桑梓”的优秀人物。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们希望本辑文史，能够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支持、批评和指正；并衷心希望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提供史料、稿件，为今后出版华侨华人专辑做好准备。

目 录

泰国华侨华人现状····· (泰国) 江白潮 (1)	
清代粤东“通洋总汇”——樟林港 ····· 李绍雄 (13)	
泰国潮帮批信局史探索····· 邹金盛 (20)	
暹罗吞武里大帝——郑信····· 黄少雄 (40)	
五代兴盛的陈黉利家族····· 李修潮 (45)	
陈黉利家族乡情实录····· 陈作畅、陈训先 (52)	
谢易初先生传略····· 陈训先 (63)	
爱国民主人士陈卓凡····· 黄伟雄 (77)	
记林修雍先生····· 李修潮 (85)	

泰国华侨华人现状

(泰国)江白潮

泰国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之一，物产丰富，华侨众多。它的面积共有五十一万四千平方公里，约等于广东省面积的二点八倍。人口五千五百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一百零二人。国民总产值去年约等于五百亿美元，人均所得约九百美元，比亚洲四经济小龙一九八六年的人均所得：新加坡七千四百美元，香港六千九百美元，台湾四千三百美元和南韩的两千四百美元，差距虽然很大，但它正力争上游，追求“成龙之道”，致力于发展经济和社会建设。生活在这里的华侨、华人、华裔正与泰国人民同心协力，为泰国的繁荣进步贡献一切力量。

八十年代泰华族群的显著表征——“四化”

泰国华侨族群自七十年代即出现四个主要表征，即：华侨人口年龄老化，后代子孙迅速泰化，华族语文危机严重化，落地生根的观念普遍化。前“三化”可说是现象，后“一化”是指心态。现在略加说明于下：

一、华侨人口老化——华籍人口五十岁以上的约占86%，六、七十岁的老华侨最多，这我们可以从某些公共场所或佛寺里华人举行丧礼的场合见到。他们勤劳俭朴的本色未减，也多努力追求新知识以适应这个所谓第三次浪潮来临，迈向信息社会的时代，但毕竟人老了，脑筋也较迟钝了，他们多已自愿退居第二、三线，让其子孙们去担任经济事业与社会事业的主要角色，这是指有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老华侨、华人而言。无经济和社会地位可言

的一般华侨、华人，例如受薪阶层和小工商业者，则除非被迫退休，为了生活，虽七老八老，仍须咬紧牙根，继续工作，奋斗。

二、后代子孙迅速泰化——华裔泰化本来是正常的事，也是好事，因为至少使我们觉得，华裔子孙能适应及融合于泰国社会，能与泰人融洽相处，紧密合作，共谋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象他们的上辈，因来自中国，有语文的隔阂和对中国文化的执着，尽管如何努力，总与泰国社会有点距离。但泰化太迅速了，作为家长的华侨，他们的意识赶不上；加以与子孙语言沟通有困难，两代之间思想和观念交流缺乏渠道，代沟也就加深了。目前泰中子女通婚盛行，婚后子女多离开父母另组小家庭，更使一般华侨家长于晚年倍加寂寞而有被遗弃之感。

三、华族语文危机严重化——现在泰国华侨的青少年子孙普遍不识华文，有的甚至连祖家的方言也不会讲，这对在泰国作为一个最大少数民族的华族来说，确是极不光荣的事。

公平地说，这种现象不是全由于过去泰国教育政策之限制华文教育所造成，华裔家长的忽视子女学好华族语文也是一大原因，而且，课授华文的民校，经费普遍支绌，教师待遇菲薄，办学人才缺乏，授课钟点又受严格限制，这样，华教怎不式微？

华族语文危机发展到今天，似又已有和缓或纾解趋势，因为泰国侨领已重视这个问题，已经向政府呈文要求照顾华文教育，增加华文授课钟头和年级；请求允许华文也能象英、日、法、德等语文一样，在泰国设立及扩充语文学校。泰国的社会舆论最近强调说：“泰国和亚洲一个逾十亿人口的国家市场为邻，泰人不熟悉中国语文，将是国家一种损失：因为不培养大量精通中国语文人才，就将失去了更好地促进泰中两国间的投资、贸易、经济合作、文化与科技交流以及旅游服务的机会，也失去了激励华裔发挥更大潜力为国家社会经济作更大贡献的机会。”

在泰中两国邦交和人民友谊进入新纪元的年代，任何不利于泰中民族亲善合作的意识早该抛弃了。我深盼泰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能切实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对当前国内华族要求放宽华教限制，应给予应有的同情、重视和赞同。

四、落地生根的观念普遍化——这可说是70年代以来泰国华侨的一般心态，到80年代更加明显，原因是华侨跟祖国关系疏隔既久，国内亲人日益减少，而泰国子孙则多已成群。他们在这鱼米之乡生活了数十年，大多数人从当劳工、小贩、店员做起，及至有些积蓄才逐渐谋求发展，创立自己的事业，辛苦一生，终算已能得到温饱。他们在这里与泰人和睦相处，受泰国文化、宗教的熏陶，熟悉这里的风俗习惯，既然落叶归根实际上已有困难，那么，就只好认同泰国社会，作落地生根的打算了。正因如此，一些经济较为充裕的华侨已多改隶泰籍。据统计，战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华侨改隶泰籍者共一百四十五人，平均每年不过四十八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华侨无人改籍，五十年代虽有，但平均每年不足一百人，六十年代平均每年三百多人，七十年代则增至平均每年四百多人。八十年代初期每年约数百至一千人，但据熟悉此项事务者说，自一九八二年起至现在，每年已增至千余人，即每年华侨归化泰籍人数，约等于华侨人口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六。改籍申请从审查到批准，普通须费时一年多，例费也不少。申请者以四、五十岁的华侨最多，但也有七十岁以上的老华侨。

改隶泰籍和爱祖国

华侨归化泰籍效忠泰国，乃为报答数十年来或自他们先人以来，泰国给予安居和生活照顾的恩惠，也为便利于从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对当地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人们最普遍的想法。

改籍并非就不爱祖国，自中国开放以来，泰国华侨、华人前

往大陆旅游、探亲以及捐款给故乡兴办医院、学校和作其他公益的热潮，至今仍在，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年以来，泰国华商为了发展泰中投资贸易，本周飞大陆，下周飞宝岛，这已不算稀奇了。曼谷的华人社团领导人和名流、工商巨子们，“十一”参加大使馆国庆酒会的，跟“双十”参加台湾商务处的庆祝酒会的，几乎是同一批脸孔。新闻界的朋友开玩笑说，泰国华商已到了“见利（生意眼）忘义（主义）”地步。我认为这何曾不可解释是泰国华商对两岸统一心态的一种表露。如果两岸政治家都能“见利忘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政党主义偏见，那么两岸统一就能及早实现了。

须附带加以报导的，是在泰国的印支难侨问题。自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政权易手，及后三国人民大量冒死逃亡，难民潮不断涌到泰国。据有关方面统计，截至一九八七年为止，逃泰难民共六十六万六千多人，其中来自柬埔寨的约二十二万八千人，老挝三十二万三千人，越南十一万五千人。这些难民，华侨与华裔占多数，尤其是在难民潮初期。印支难民除遣返者外，大部分已被移置第三国定居，收容的国家主要是美、法、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至一九八七年春，在泰国难民营的难民尚有十一万八千人。

华人对泰国的贡献

泰国华人、华裔跟全世界的华人、华裔一样，具有刻苦、耐劳、朴实、机敏、向上的特性，对所在国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是已被肯定的公论。华侨在泰国进行经济剥削的论调已经过时，似乎再也没有市场了，这是可喜的现象。

由于近十年来泰国每年约有二、三十万劳工在中东国家工作，每年约有十亿美元的汇款汇到泰国国内赡养家属，使泰人普遍了解到，以前华侨汇款回国接济他们的家属是正当的，侨汇是他们在海外付出劳动力得到的代价的一部分。我总觉得，过度强

调华人对泰国的贡献，似乎有点炫耀民族的味道，是不足取的。因为华人在泰国生活、成长、创立事业，对泰国作出贡献是应该的，也是一种应有的报答。而且，不论过去或现在，华人以及华裔在泰国各种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得到泰人合作、支持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共同努力，华人与华裔任何努力，也将是白费的。

因篇幅所限，我不拟在这里详细介绍华人、华裔个人或群体在泰国各界各业中的突出表现，而想将华人跟华裔对泰国社会今昔所作贡献的差别，简略介绍一下：

可以说，中国和泰国自素可泰王朝时代以至本世纪初叶，同样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较为进步，农业社会中的某些小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以及航海技术、国外贸易事务等，经验比较泰人丰富。那个时候，众多华侨就多依靠这些在祖国得到的知识经验在泰国谋生，刻苦奋斗，对促进泰国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的农业基本已臻发达。泰人、华人与华裔共同致力的目标是泰国现代化的发展。农业要进一步现代化，工业、商业贸易、金融事业、文化与教育事业以及其他生产事业以至政治也都要现代化。这任务是重大的，艰巨的，前所未有的。

经过长期的努力，泰国已完成了自一九六一年开始，连续实施的五个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第六个五年计划也将在一九九一年完成。华人足以自豪的是，始终与泰政府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促进泰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工作，并已成为推动民营部门经济事业和社会事业向上发展的主力之一。

泰国政治出现长期安定局面，间或虽有波澜发生，但不久即告平息。历届政府重视教育，致力于培养人才。华人及华裔子女

普遍受过中等以至高等教育，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这些华裔各有专长，在社会上经过历年磨练，现在多数已成为泰国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栋梁。他们不仅在国内工商事业或跨国经济事业上大显身手，而且不少已成为泰国政坛重要人物。例如本届泰国政府，人民代表（议员）共三百五十七人，其中华裔民代约近百人；内阁阁员四十四人，有中国血统的占一半以上，包括总理察猜·春哈旺上将和多位副总理、部长、助理部长在内。担任内阁总理顾问或各部部长顾问的华人、华裔工商业界巨子，人数更多。这是泰国以前未见的现象。

其实，泰国自一九三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来，登任内阁总理的华裔政治家就已有八人，担任高级官员的也不少，不过，以前他们多讳言他们有华人血统，现在却不同了。一般认为，现在华裔从政肯表明华人血统身份，不单是为了竞选民代藉此以争取华裔选民，而且这也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支持泰国抗御外来侵略，国际声望提高有关。如果中国政治再趋腐败，国际地位低落，那么恐怕华裔也将耻于承认其为华裔了。

但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华侨、华人培养其子女成为优秀泰国公民，或成为泰国政经重要人物，是对泰国的另一种贡献。因为泰国对人民最大的投资是教育，人民的成才，主要是国家教育投资的成绩，虽然家长也有部分功劳。

谁都知道，促进国际贸易是华人、华裔对泰国一项较为重大的贡献，这是从对外贸易整体而言。如果仅就泰中两国贸易数字观察，它在泰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远比不上泰日贸易所占份额。当然，这并不是单靠泰国这方面的努力就能创造好成绩。

这是“华侨社会”吗？

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英国和美国的东南亚华侨研究

专家发表了他们的巨著：剑桥大学教授、前英国亚洲殖民地官员巴素先生（VICTOR PURCELL）的《东南亚之华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次年发行第二版，一九六五年再有修订版面世；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史金纳先生（G. WILLIAM SKINNER）的《泰国华侨社会》，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另一著作《泰国华人社区之领袖及权力》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九六一年再版。

巴素先生在他的《东南亚之华侨》一书中，用了十一章文字详细论述泰国华侨，资料旁征博引，内容丰富。他既大胆引述泰国六世皇时代攻击华侨的激烈言论，且又指摘“中国国民党执掌政权，公开揭举了它的进取性的民族主义……在每一东南亚国家中，想要造成国中之国。……”（引号内文字，引自该书中文译本之序文。当时台湾侨委会委员长高信在序文中已否认有此等情事，说这是巴素之严重误解。该书译者郭湘章，一九六六年出版。）史金纳先生在他的《泰国华侨社会》一书中，大量采用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泰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时期官方宣布的种种突出华人的户口调查数据，在泰国社会中，把华人华裔划分出来，成为另一个社会。把他们的人口数字、分布部域、增长率、职业别、职位别、就业人数、住户人数和语言别等等，用最详尽明显的统计数字表现出来，并且不忘将之与泰人一一比较。史金纳先生似乎毫不考虑到户口调查的时代政治背景，和所谓“政治统计学”因素。

我提及巴素和史金纳这两位东南亚华侨史西方权威上述著作的一点内容，实在毫无褒扬或贬抑他们巨著的意思，只不过想介绍他们相类似的对华侨的观点，来说明在四、五十年代期间，西方人士对侨居泰国的华人族群所持的普遍看法：华人有一个“华侨社会”；他们是泰人社会的化外之民，而自形成一个社会；或者说得更严重或更不好听，就是形成“国中之国”了。

在四、五十年代，泰国有华侨社会存在吗？依我个人的见解，所谓“华侨社会”只是一种“假象”，并没有实质存在，因为实际上并不真有这么一个不依附于泰国社会整体的族群，或与泰人相隔绝的中国人社会存在。

四、五十年代泰国华侨社会假象的发生，我想是主要由于下列现象之被误解：

一、移发现象——战后中国移民大量涌到泰国，最初几年每年多达万人，这些移民大多数是“新客”，不懂泰国语文和风俗习惯，他们来泰后多集中居住曼谷，几乎都依附他们在泰国的乡亲找生活，和泰人少有接触，生活关系疏远。

三、经济现象——华人在泰国主要的职业是商业。泰国的商业贸易，从肩挑小贩、商行职员以至老阔、洋行代理商，进出口商，大多数是华侨或华裔。当时华人经营的工商事业虽多，但规模不大，所雇用的人员也多为华人，雇用泰人的尚少（这主要是因语文隔阂），那时也少有中泰人士合资经营的企业。华商从事国际贸易，当时的范围不广，贸易主要对手是香港、汕头、星马、印尼、菲律宾等地的华人，

三、社会现象——中国社会的象征更多了。华人家庭一般家长那时仍多守旧，泰中通婚还未十分盛行。中国社会几千年留传下来的习俗仍毫无遗漏地被继承着，有的更被“发扬光大”，例如婚、丧礼仪、祭祀祖先仪式、传统节日以及崇拜各方“神明”等。那时候华人的各种同业公会、同乡会、宗亲会、联谊社、宗教和慈善组织等也正纷纷成立。

“唐人新年”所有华人商店循例休业，泰人上街要找食店吃饭竟成问题；“双十节”华人区出现一片“旗海”。这是四、五十年前曼谷常见的景象。

此外，还有二个有关国家体面的最特殊景象是：那时泰国鸦

片烟馆林立，经营鸦片烟馆和抽大烟的，几乎清一色是我们华人；曼谷市区人力车夫满街走，这些出卖气力的可怜角色都是贫苦华侨。

现在，距离上面所说的那个年代已四五十年了，泰国的“华侨社会”现状究竟怎样呢？

显明的，随着泰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所谓“华侨社会”的面貌也大大改变了。泰国社会中华人族群以前所表现的特点，有的已消失或消减了。华人以前所经营的事业，旧貌已换新颜，华人的社团组织，显然多数“旧瓶已装新酒”，内容变了。我想概括地作些说明：

一、中国移民潮自一九五〇年起已被遏止，泰政府对移民限额每年限定二百名，及后减存一百名。到了八十年代，几乎没有听到有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华裔新移民入口。而四五十年前来泰的“新唐”，多已变成通晓所在国事物的“老番”了，有的已发达，有的仍贫苦，有的已归化泰籍，也有些已尽了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作古”去了，成为先侨了。

有人估计，自本世纪以来，至少有数十万先侨在泰国尽了他们一生的努力，对当地社会作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作古”去了。他们生前大概养育了十倍于他们人口数字的子孙成为泰国公民，在各行各业工作。

二、八十年代华侨“四化”的现象，上面已讲过，不再赘述。

三、泰国华人所经营的事业，自六十年代泰政府实施促进投资政策以来，得到泰人和外国投资家的合作，普遍获得迅速发展，不少已发展成为现代化企业、公司集团以至跨国投资企业。许多公司的股票已在泰国证券市场上市，这些公司包括银行、财务、保险、货仓、酒店、商业以及纺织、成衣、制鞋、建材、钢铁、水泥、玻璃、饲料、食品、制纸、塑胶、轮胎、煤气、电器、矿

产等企业。它们的股东、行政人员以及一般职员，不只有华人、泰人，还有其他不同国籍人士，经已成为大众持股的公司了。

至于华人从事国际贸易范围，现在已扩展到全世界范围，连非洲地区的国家也成为贸易的对手了，不再是国际间华商与华商的贸易了。

四、泰国各族通婚风气盛行已久，尤其是城市地区。一个普通华人或泰人家庭中，有数个不同种族的成员已毫不为异。民族偏见似已不复存在了。

许多名为华人组织的团体，例如中华总商会与主要以语言别或祖籍别划分的九属会馆、潮州十县的同乡会，以及为数颇多的同业公会和慈善机关等等，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几乎全部或95%以上是泰籍。这些团体，向来就为泰国社会和经济的繁荣进步而努力，积极参加民间崇奉皇室种种活动，以及从事劳军、救灰、恤贫、施济孤苦等工作，早已成为泰国社会和经济整体的“细胞”了。

五、有年纪的华侨、华人仍不忘在唐人新年给儿童红包，和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九皇斋、冬节、年终谢神、祭祀祖先等中国节目。但现在他们也与年轻的华裔一代一样，重视礼佛、斋僧、布施礼以及泰国的传统节日：与皇室有关的纪念节日和崇庆盛典，以及宋干节（泼水节）、佛诞节、守夏节、水灯节、除夕和元旦。

六、鸦片烟馆和人力车夫，这两个曾被讥为中国人社会特色的事物已在五十年代末年绝迹。华侨以前所曾担任的一些苦力角色，已由佬族兄弟代替。泰国潮州籍华侨最多，但潮州戏演员已呈现接棒乏人，而由泰国佬族青少年粉墨登台演唱。曼谷有六家华文日报，每日约共出版数万份报纸。报社的老板五家是泰籍，台湾联合报辖下的一家例外。这里华文报的新闻标题“我国”两字，指的是泰国，已人所共知，再没有人误认是中国。

双十节曼谷街道出现的“旗海”已成历史陈迹。

华人族群在八十年代的泰国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何等角色呢？他们是不是不可同化，自筑藩篱而形成一个“华侨社会”？请大家共同判断。

对同化的见解和愿望

泰国华人、华裔的知识阶层在泰国教育土壤的培育下迅速长成，中产阶层也已逐渐形成和扩大。就一般而言，华人族群现在显得比祖先们在泰国侨居的任何年代更具文化、更理智、更成熟和更容易接受世界新思潮，和接受泰国社会的“同化”。因为泰国安定的生活环境、微笑的国度和日益进步的文化对他们均有一定的吸引力。

关于“华人泰化”，依我个人的见解，并不是泰国华人舍弃本身所有文化，空手去领受泰国文化，去坐享泰国文化成果，而是在泰化过程的同时，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包括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医学保健、科学技术各方面以至居住饮食某些优良特色，去融合于泰国社会，去落地生根，去和以泰族为主的泰国人民共同努力，去促进泰国文化不断向上发展，使在二十一世纪不远年代，泰国文化能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最灿烂文化之一。

这是我个人对华人泰化的一些见解和愿望。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泰国国家统计局出版：《泰国统计年鉴》近年各期。

泰国全国户口调查报告：1960年及1980年

威多·巴素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

G·威廉·史金纳著：《泰国华侨社会》。

大卫K·威阿特著、陈中岳译：《泰国简史》

高国麟著，张仲木译：《泰国华人之双重身份》。

陈棠花著：《泰国古今史》。

江白潮、谢犹荣编：中文《泰国统计年鉴》1960年，1963年。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出版：《1987年东南亚大事》。

泰国曼谷银行：近年出版之中文经济刊物及英文《每月评论》。

曼谷工商日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星暹日报、新中原报。

中原联合日报近年之新闻资料。